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三十五回 眾邪誤置蚊聚成雷 三將臨危捨生取義

話說雙龍之北最大的島曰屏風島。其四面沙洲島嶼，大者有無煙、烏風、廣溟、烏沙、杓子、飛鴉、元光、漠漠等，其小者不可勝數。所食無菜蔬五穀，惟逐獸擒魚。所衣無錦葛絲麻，惟魚皮獸革。工用五兵，蔑顧法度。尚膂力而棄禮義，重橫矮而賤直長。凡見貨貝必得而後已，雖父子兄弟，未嘗相讓。結筏剝船，四出邀載，雖死不悔。遇有折肢傷體，至親亦莫矜恤，視同路人，為浮山最壞之地。所以各國有作姦犯科者，皆竄於此，世代相沿，習以為常。先時來者稀少，不能為患，久則戶口繁盛，強壯眾多，漸事樹藝。自柏彪以後，浮石莊、畢、牛、包，浮金郎子、鐘、羅各黨接踵不絕。凡犯十惡之徒，又俱潛逃躲避於此而為之用。若是各處為政者早慮眾惡成群，而分散安置，也不致大受其害。皆因未籌於機先，所以此國犯法之徒竄來，彼國犯法之徒亦竄來；此犯竄來北沙，彼犯也約往北沙。眾惡相濟，結黨同心，引誘土人，得堪勝兵者二十餘萬。

也是該當有事，屏風島四面大小各島嶼漸漸連成一片，南北數百餘里，東西二千餘里。南邊又有天生石堦，如長蛇般護於外面，形勢險峻，端的非凡。其間為之首者，浮金威敵侯柏彪、浮石滋榮關鎮將牛市之子牛達。柏彪自竄到後，其黨羽萬勝等使白額虎之弟白面虎，將柏彪家私陸續搬運交還。柏彪以之滾剝厚利，延接武勇，招納流亡，有廉能、賀德、苟新、施懷、郎費等，及郎游之子郎勝祖、宋任之子宋仁、管匈之子管靖、顧嗣之子顧垂、包靖之子包瓊，俱依傍為生。莊無為、畢志又相附和，黨羽眾多，士卒壯銳，共推柏彪為首，氣象規模儼然大國。牛達居於無煙島，勇而且譎，藐視眾人，奈貧而無資。惟交接得錢猛之子錢如山、安大壯之子安得勝、羅多材之姪羅繼和羅括、鐘受祿之子鐘圖泰、包赤心之子包慕光等亡命少壯，及土人哈氏七雄、佟家五虎，並麻賴番巴巴郎葉習戚土等各姓強梁，亦有眾數萬。及千秋節後，復有衛國之子衛斯、文行優之子文三畏、閻思廣之子閻觀射、錢世達之子錢萬壘石可信之子石中、許成仁之子許爽、胡爾仁之子胡益、陳德言之子陳英杰，並余大忠等二等箋上楊充、雷善、蔣升、金布、蕭宏、連登、查清、龔得位、逢滿、方在午、石樓、石岑、山峻、高鳳、高郎、子書、凌青霄、凌青漢等，俱係牛達少時相知。牛達竄到島後，諸人時常饋送往還，並邀約來島相敘。其中陳英杰、石中、衛斯尤其狡猾，牛達結為死交。垂涎柏彪富庶，常欲圖之。因其兵多糧足而未得其便。

迨石中等到，衛斯係郎費的表弟，前去拜望，得知苟新、郎費疾白面虎之驕，與畢志、莊無為謀欲去之而不能。衛斯歸求告牛達，乃召苟新等聚飲。席間言白面虎驕傲輕人以探之，畢志道：「如果才足壓眾，也還氣得他過。」苟新道：「豈但墨水全無，連強弓也不能開，算什麼漢子！怎怪郎將軍甘心於彼，緣力量單弱而忍耐耳！」牛達道：「四公如有所委，姓牛的無不竭蹶！」苟新、郎費齊道：「牛將軍真的麼！」牛達舉杯灌他，道：「誑言者如此酒！」苟新、郎費出位稱謝，莊、畢慫慫諛贊。牛達道：「須等有便，方能效勞。」郎費道：「後日柏夫人息氏八十大壽，勢必開筵，待席散後掩而擒之。」莊、畢道：「以其家資五分分散眾人，五分存公濟用，豈猶有不遵者？」牛達道：「所謀盡善，小將至期托事先歸，整眾待宴畢而往。四公須要勸其暢飲。」畢志道：「小將同莊大夫勸飲，苟、郎二將軍留心接應。」牛達喜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當日各散。

第三日，牛達送過壽禮，復往拜賀，柏彪率幼子柏璜陪宴。

片時，莊無為、畢志又到，開懷暢飲。牛達起身說：「早晨猶有俗務未及分撥，暫時告別，少刻便來奉陪。」柏彪拉住道：「有何不可委辦之事，必須親去？」牛達道：「昨日，金蓮島石猶，專札邀往彼處與童據仁面議興兵復仇，回書已經寫就，須親交來將，當面叮囑，開發動身。」畢志道：「這係必須自去的，但不可爽約，我等在此守候？」牛達道：「豈有此理！百里之遙，上馬片時就到了，焉敢失信！」柏彪送去，回席復陪眾人。

原來雙龍島當初被廣望君破時，童體仁、童深仁受戮，其弟據仁年方九歲，有石犴之弟石猶潛負藏匿。晚間出來探聽，得知禁令無搜惡族之條，即暗邀同鐵鶴之弟鐵准及未受傷將官，各將家眷細軟運行裝載巨艦，揚帆冒險躲避。初居於杓子島，後見沙洲長合失其隘塞，左畔柏彪，右邊牛達，氣勢相聯，恐為所並，乃移於屏風島。有牛偉之子牛惺正、曾景之子曾必祿、府彰之子府秘、晉亭之子晉梧材、遂鴻之子遂塞思、林亭之子林驍和林琦、顏兆之子顏島、易種之子易哲、後佩之子後英等先已在上島居祝見石猶橐囊充盛，屢行借貸。石猶探知曾必祿等並不窮困，意在吞噬，乃四出探訪形勢。見金蓮島險峻，饋禮借居。鬱廷貪其禮物，便指金蓮島北邊四瓣峰頭之地與石猶等為家。童據仁漸漸長大，暗到雙龍，見峻嶺盤纏，膏腴沃壤，民殷國富，兵壯馬強，心中切恨，常有復仇之志，所以交結各島。知牛達猛勇，黨羽彪驍，更用心結識。又聞浮石誅殺多人，逃亡絡繹，始決意約牛達出兵。議定：得勝，浮石歸牛達，雙龍歸據仁。所以專書遣將約期。牛達因船筏衣甲器械雖辦齊全，仍少錢糧物料，欲待圖得柏彪，再訂時日回書，昨已打發去了，因柏彪切問，隨口如此回答。

當下到家，即令土豪葉涉喋領五卒，戚擊益領五騎前往柏彪村落，循環窺探，騎兵在三里之外，步卒往柏彪家中，迭相傳報。葉涉喋、戚擊益率領卒騎去後，乃暗集八千精騎，使羅繼、衛斯、錢如山、許爽各領精兵五百，到彼分開巡翼。自領精騎二千，帶著陳英杰、石中為護參。令鐘圖泰領二千精騎接應，方在午、羅括為副；令包枚、鐵萬隆領精騎一千襲屏風島，文三畏、閻觀射領精騎一千接應。

分撥已定，傍虎騎士報道：「遠客已散。」牛達令各營飽餐，領羅繼等上馬，馳驟如狂風暴雨，片時即到。令羅繼等各由三裡外邀巡入內，自帶兵馬銜枚直趨柏彪村落。

將次進門，聞得喊聲正高，帶著陳英杰、石中，提刀領將士入內看時，卻係白面虎同郎費醉後鬧酒相打，柏彪坐在椅上，口內呵叱，身卻不動。苟新解勸，白面虎兜面一掌，推倒在地。

賀德、廉能俱衛白面虎打郎費。牛達近前道：「如何三個打一個？來不得！」白面虎向前告訴，牛達手起刀落，白面虎用手隔時，連手連頭俱落於地，身隨倒下。石中砍倒柏彪，陳英杰同軍士齊上，逢人便殺，除莊、畢、苟、郎之外，男女不留。羅繼等亦俱巡進。

牛達令止殺掠，查點柏黨，俱已盡絕。令分頭搜羅各死者家資，並招降人民兵壯。到天亮時，紛紛來投。牛達即令四處勸諭，管懶散、井嶺景、郭托作等皆情願歸順。第三日，遠近陸續俱降。男女共得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口，馬四萬餘匹，資貝無數，糧食山積。包枚等襲屏風島，報到已經暗入得斧倚城矣。牛達令將糧食存貯，資財盡駝運往屏風島。十日清訖。

牛達得了屏風島，招安曾必祿等。見斧倚城四面陡峭，有十餘丈高，以為天險，居民稠密，強悍勇猛，好不快活。軍資廣多，兵馬壯盛，反心益熾。選揀兵士，得二十五萬。約會童據仁，復令哈裡藻邀齊諸島為後應。自選兵二十萬，駕筏進發。

又遇浮石職守西邊諸員弁，因余大忠等被平絡斬除籍沒家資，料知平素交結實情必然敗露，罪犯難辭潛逃奔投。當日牛達大喜，眾人哭訴緣由，牛達分別委用。

將到金蓮島，接得童據仁文書，已經率領精兵三萬、戰艦百艘，帶石猶、鐵准、白琢、元鶴、鐵鷲等諸將作先鋒，向陽光嶺進發矣。

再說鐵柱自競羊關調到滋榮，見陽光嶺控北帶東，乃留副將鐵萬、白瑩守滋榮，自同蒼敏、谷虛分軍來嶺屯紮。及聞牛達等反叛，晝夜瞭望。當日見敵軍上岸，令蒼敏、谷虛各領兵五百伏於十里外山中，有谷名橐悅，形勢互表叢雜，最好藏匿，自帶兵一千迎進，正遇鐵准舉崩衝來，便舞鞭迎上。鬥過四十合，不分勝敗。見鐵准武藝高強，架開金崩，詐敗而走。鐵准性起，引兵趕來，已入伏內。蒼敏、谷虛兩邊殺出，鐵柱翻身回戰。鐵准心慌，使崩盡力打下，鐵柱閃過。鐵准將崩舉起，鐵柱趁勢左鞭自下挑上，右鞭自上擊下，打傷鐵准左腕，棄崩掣劍，拼命殺出重圍。恰逢蒼敏挺鞭趕來鉤住，左右用力挽拖，便趁勢斜入，順劍掃砍，

蒼敏措手不及，正為所殺。鐵柱飛馬早到，手起鞭落，擊得鐵准頸折而死。所帶將士三千餘人，不曾走漏半個。

後面，童據仁引兵驟來，只道鐵准在裡面打仗，輪刀殺入。

谷虛將鐵准首級劈面摔來，據仁認得，魂飛魄散。谷虛凌空挺矛當心刺入，童據仁急閃時，已著肩窩，翻身落馬，眾將舍死救回。這邊得勝之兵勇氣百倍。鐵柱領著由左截殺，谷虛從中驅逐，恰如秋雨擊霜林，春風吹柳絮，後趕前奔，不能駐足，直至昏暮乃止。

童據仁將到海邊，石猶正領兵來迎。告訴鐵准同軍盡歿，肩窩受得重傷，石猶道：「勝敗不足為奇，且回船調養。」童據仁上船敷飲靈丹，次早平復，便欲領兵報仇。裨將元鶴諫道：「瘡口雖平，元氣尚虛，豈可輕動？」白琢道：「銳氣已失，必須養之，況戰鬥甚長，何爭在此一日？」只見鐵准之弟鐵鷺哭道：「島主且在船調養，小將今去報仇。鐵柱不死，誓不回營！」童據仁應允，令領兵五千，同白琢前往。石猶見令已出，不能諫止，乃叮囑小心。鐵、白二將答應，領兵殺奔陽光嶺。

谷虛遠遠望見敵兵前來，對鐵柱道：「童據仁昨既大敗，今日猶來，兵雖畏懼，將有必死之心，不可迎敵。待武備、雍伸等援兵到齊，合戰可也。」鐵柱道：「寇銳已挫，正好剿除。若待武備等來，彼接應之兵亦到，氣復盛矣。」谷虛道：「現兵不滿五千，內中許多昨日受傷者。若你俱去，則嶺空虛，若分留守，何能抵敵？仍你待援為妙。」鐵柱道：「我引一千兵前往，見可而進。將軍領眾居守也。」當日領兵一千上馬，下嶺迎敵。谷虛終不放心，揀選二千未傷軍士，俱命飽餐。其餘腿傷者，令坐而觀。手傷者令立旌旗之下，安排輿腰兩旁。手足俱傷者，令坐於嶺上。乃率士接應。

卻說鐵柱行到山外，正逢著鐵鷺，使兩柄渾鐵狼牙棒衝到，並不打話，奮勇便擊。鐵柱使鞭相還。鬥有三十餘合，勝負未分，白鷺後軍又到，兩翼合圍。鐵柱見軍勢漸弱，架開雙棒，拼命衝殺。無奈鐵鷺、白琢隨往裡緊，東衝西撞，俱屬無用。

正在危急，忽見西南角上敵軍回頭。鐵柱即隨率眾衝出，正遇谷虛同武備殺人，鐵柱大喜。只見石猶亦引生力軍前來救應，鐵鷺拚命截住，兩下混戰。

忽又聽得鼓聲大震，一騎當先由北馳到，喊道：「鐵將軍，吾乃雍伸副將烏剛，帶兵二萬飛趕來也！」手起斧落，將白琢砍倒。鐵鷺、石猶見折了白琢，慌忙收兵逃回。谷虛不捨，策馬挺矛追去。鐵鷺大怒，舉棒再戰，二十餘合不分勝負。石猶見後面鐵柱趕來，慌忙掛住金槍，取出彈子，開弓急發，正中谷虛額角，矛稍鬆緩。鐵鷺逼人，舉棒打下，慌忙閃時，躲遮攔不及，左臂傷折，拖矛轉馬。鐵柱等馳到，擁護回嶺。兩下收兵。

童據仁見又折了白琢，與石猶道：「明日我當先，元鶴居左，鐵鷺居右，三路取嶺，爾在後接應。各引兵五千，餘者守船。」石猶道：「此嶺，須擒得鐵柱，方可言嶺明日留鐵將軍守船，我們三人去罷。」童據仁道：「鐵柱亦係強敵，今又添到人馬，我之兵將尚不敷用，豈可又留勇將下來？仍係分三路前去，汝接應為是。」謾談據仁不聽石猶的話。且說鐵柱回嶺，視谷虛臂已折斷，令軍醫診視治理。對武備、烏剛道：「若二位將軍不到，小將將被幾為敵人所算。明日童據仁等必來，我們分三路而進，迭戰以破之。」武備、烏剛齊聲遵命。

次早，令武備領三千兵當先，烏剛領五千兵居後，自領五千兵押後下嶺，飽餐而進。

武備出得橐龔山，見鐵鷺已到，列成陣勢，喊道：「可叫鐵柱來，爾不必枉送性命！」武備大怒，挺槍就刺。戰到五十餘合，元鶴從斜刺裡殺來，烏剛策馬接著。鐵鷺見武備槍法漸漸散亂，緊緊逼人，揮棒打得武備落馬，翻身下騎抓取首級，足未及地，武備身隨槍起，早到左肋。鐵鷺急隔，武備轉手槍到，正中鐵鷺咽喉，死於非命——此係落馬奪魂槍。先到左肋的乃係槍鏢，誘敵架隔，順勢倒紮，出其不意，方係槍鋒。

武備取得首級，便上馬馳來來攻元鶴。石猶兵到，見鐵鷺已死，又看不見童據仁，乃鳴金收兵。

元鶴敗回，聞得南畔戰鼓聲洪，元鶴道：「此鼓聲聲，定係島主交戰，我們須要救援。」石猶道：「仍分兩隊前往。」元鶴領兵加鞭而去。

再說鐵柱正催後隊人馬前來，忽聞嶺上小軍飛來報道：「將軍莫進！谷將軍望見敵將領兵往南潛去，恐其抄出嶺後，請將軍隨往截殺。」鐵柱急令人馬轉往南行，迎個正著。原來，童據仁軍到中途，想道：「鐵柱等兵力悉敵，驟難取勝。聞南邊有路可以繞出嶺後，何不逕往襲之？得嶺順勢壓殺下聚，此黃忠所以斬夏侯也！」主意已定，便令人馬往南。行有五十餘里，轉過山坡，當頭迎住鐵柱，大加驚異，也不打話，排開陣勢，刀鞭並舉。鬥有六十餘合，元鶴飛騎遠遠望見，喊道：「我等已將敵人殺盡，全軍到也！」正喊得高興，突然出嘴內鼓角齊鳴，雄軍湧出，正是武備。

元鶴因有石猶在後，也不將武備放在心上，直向前去。武備見後面又有兵來，卻看不見將官。再往遠望，只見半邊煙火騰騰而起。烏剛道：「這係洋邊，並無人居，定係童寇船隻遭焚。」話猶未了，石猶馳到，叫道：「快納下首級罷！望什麼東西？」武備道：「石猶，爾家巢穴俱經燒燬，還在此耀武揚威麼？」寇軍隊內發起喊來，石猶回看東北半壁都為白煙遮迷，心內大驚，慌令後隊作前隊，速趕回船，親自斷後。烏剛道：「彼心已亂，可邀而取也。」武備道：「石猶智而且勇，未可輕視，況係歸師。今若追之，則童據仁、元鶴乘我之後。此刻且向前，殺得童據仁、元鶴，回取石猶，如振落耳！」烏剛加鞭道：「有理。追元鶴去！」二人趕向前來。

這邊元鶴因軍士回頭望後軍，見煙漫起嘈嚷，轉騎觀看，烏剛飛騎到來，從旁挺戟刺入。元鶴慌忙舉鋼隔開，武備槍又刺到。元鶴雖然驍勇，怎奈在驚慌之際，如何當得住兩隻猛虎！

不曾十合，被武備槍中前心，結果性命。

童據仁不能勝得鐵柱，忽聞元鶴殺到，大喜，勇力加倍。

又鬥數合，聽得兩邊軍士高聲道：「好大火也！好大火也！」慌忙隔開鞭撥馬看時，正繫泊船之處，膽顫心驚，落荒而走。武備、烏剛正在後面趕逐敗兵，忽見童據仁敗下陣來，烏剛慌忙截住廝殺。武備只做不見，讓童據仁過去，圈槍往馬糞門紮進，直入腹中，那馬痛倒，便將童據仁翻滾下來。這時烏剛畫戟已到，童據仁招架不及，扭身棄刀，捉得戟桿。武備槍又刺入，據仁左手接著夾住，舍死拉奪。眾軍齊上，殺倒據仁，再分殺敗軍。鐵柱趕到，見童據仁已死，大喜道：「只走了石猶。我們且追到海邊，看他係何景狀！」武備、烏剛隨著馳向東北。

行過多時，見蘆葦旁邊有寇屯聚，意料石猶在內。將到跟前，只見人眾盡將兵甲兜鑿棄去，卻係本國軍士。三將不解，有數卒走來泣道：「谷將軍為敵人所殺。」鐵柱驚道：「谷將軍居後調養，敵人安能殺之？莫非嶺被襲取了麼？」軍士道：「谷將軍在營朝見寇轉往南，即令飛報，請將軍隨剿。後見敵收兵不上船，復向南行，又令報與武將軍、烏將軍，同來接應。料船上存寇無多，乃將前日所得敵人衣甲，選小的們刀斧手五百名穿著，下嶺轉向北來，見有小艇靠在岸邊，解下渡上大船。」

守將不知，前來詢問，谷將軍手起劍落，砍翻入水。小的們殺死百十名寇兵，谷將軍令將眾船纜結成團，放火延燒，若渡回岸。谷將軍道：「敵人見火，必心慌趕回，我等伏於要道殺而取之。」乃同來埋伏。如此片刻，敗兵倉惶逃竄。谷將軍放過大半，再上馬殺出。敵人驚亂，識認不清，谷將軍砍死兵將無數。隨後，有一飛騎奔到，自旁舉斧斷下，未曾防備，頭角遭斧劈落半邊。谷將軍只得一隻手，頭又受傷，拼命戰得二三合，交架不住，正被砍死。那將帶百餘敗兵，上小船，不顧命的逃去了。」鐵柱笑道：「原來這大功勞係谷將軍所建——死有餘榮！且先殯葬。」同回上嶺。

再說石猶趕回救火，又逢伏兵，只道中計。料童據仁等必無生理。到得洋邊，大艦焚盡，奔上小船，趕回金蓮島起兵復仇。過元武島，正逢著牛達的大筏。石猶哭訴軍敗的情形，牛達道：「一條陽光嶺尚取不得，損去三萬雄兵，數員猛將，浮石安能望乎？今與汝老弱三千、大艦十隻，再去，如此如此，即可復仇。我這裡自有調度。」石猶欣然領兵過船。揚帆去後，牛達傳集諸將，筵宴已畢，使牙將捧出大竹筒，令謀將於中各取一簽，兵馬、地方俱開載明白於上，來日飛速舉行。當夜盡歡而散。

再說鐵柱、武備、烏剛回到嶺上，將童據仁、元鶴、鐵鷲首級祭過谷虛、蒼敏，葬二將於嶺之南隈，凡陣亡將士俱附於側，築墳植樹，終日而畢。大開筵宴，賞賚將士。正暢飲時，只見望樓上小軍進來稟道：「適有寇船數隻，聯帆而來，不泊舊所，往左邊去了。」鐵柱使騎卒往北探，探有兩個時辰，席散。騎卒回道：「共有大船十隻，分散泊停，上岸擄掠。」次日報到：「海邊莊鎮市集受其荼毒，廬舍盡空。」望樓小卒又報到：「寇船又往南去了。」烏剛道：「可往中途待彼重載回來，截而取之。」鐵柱道：「截之，不如逕奪其船，使彼歸失巢穴，可不戰而屈之。」乃點軍二千，自領先行，令武備領軍二千接應，烏剛居守。

安排已定，下嶺。來到船邊，石猶恰好回來，遇個正著。

戰有三十多合，武備已到，石猶棄馬奔上小船，趕登大艦，揚帆而去。鐵柱等奪得四隻，見好西南風，即起錨，拽滿各篷追去。武備喊道：「石猶奸詐，恐有詭計，不可趕！」無奈帆懸風盛，前船那裡聽得清。

武備惆悵，令騎士飛報烏剛得知，亦同開向前來。奇怪，連鐵柱的船都望不見了，疑為島嶼所隔。及近跟前看時，卻係一片排城，又聞喊殺之聲，知係鐵柱受困。正欲尋路救援，忽見烏剛揚帆趕至，膽氣更旺，分頭尋找，不得入路，天色將晚，料想鐵柱難救，恐嶺有失，乃循著排城倒回走。奇怪！亦尋不得出路，四面如銅牆鐵壁。烏剛棄戟爬上桅頂，見鐵柱船檣已入島中，鼓聲漸起，再看排城之內，俱有兵士伏著。乃下與武備說明，武備道：「只有舉火以燒耳。」及下船內細尋，並無髮火之具。歎道：「不期今日誤喪於此！」乃卸甲除盔，捆紮加緊，腰間取出兩柄銀錘，跳出柁樓，解數使行，身隨錘轉，直躍入排城之內。伏軍齊起，喊殺連天。烏剛復緣桅頂見無數兵將圍住武備，料難入救，乃取出鐵胎弓，探得金彈子，揮向前的兵將彈去。一彈一個，打倒無數。滿囊金丸，片時都罄看武備愈戰愈勇，打死的兵將更多。忽見許多軍士各持魚網，不分彼此，滿蓋撒來，武備閃出數次，踴躍趕殺落後，正遭網倒，敵將攢上，搥錘並下，腦裂而死。烏剛失聲歎息，墜落頸折而亡。

再說鐵柱追石猶，看著漸近，石猶駛入島邊港中，鐵柱奮勇追逐，旁邊軍士喊道：「這島岸如何是木頭的？」鐵柱細看，卻是木牌上豎的排牆，情知中計，急令轉柁退出。無奈西南風勢比前更勁，進易退難。木牌漸逼攏來，牆下無數大小圈洞，內中銳首撞杵，伸縮不止。鐵柱望見前有島口，乃令進去再作道理。入得口時，內中伏船殺出，鐵柱使鋒刺倒數人，後面的賊兵俱不敢上前，只是發喊。鐵柱棄戟提鞭躍過對船奮擊，軍士亦隨跳上，砍殺盡絕。木牌塞攔島口，船無法開出。看兩邊山陵，均是光滑黑石，不能住足，細尋船內，只有細軟，並無糧食。餓過兩天，軍士多有倒者。鐵柱問道：「此島何名？」有認得的軍士道：「此盤蛇島也，與金龜島相對峙立。」鐵柱驚道：「盤蛇外寬裡窄，惟頭平可祝今既不能出，又絕糧餉，如何待得救兵？」正躊躇間，忽聞有只小艇划到船邊。軍士查問，艙內走出個儒者裝束的人來，答道：「鐵將軍舊交嚴勃求見。」軍士回過鐵柱。嚴勃上船禮畢，道：「往歲屢蒙青照，至今夢寐不忘。」鐵柱道：「往事免談，今日之來有何話說？」嚴勃道：「牛領兵風仰將軍英雄，願結到頸之交。」鐵柱道：「住口，彼係背叛逆種，理宜正法。國家恩赦不誅，則當感戴君仁於生生世世，胡為反結群凶，安心為賊？其罪豈勝誅乎？今爾來此，我只道牛達悔過，自新無路，求代為奏明耳，乃計不出此，殆畜生之不若也！爾為之用，尚是人乎？」掣劍作色道：「若非故舊，一劍兩段！速去照會牛達，備辦受死！」嚴勃再欲開口，只見旁邊兩個家將推扶下船。

嚴勃去後，鐵柱怒猶未息。家將雲霄道：「處於絕境，何不聽從之，再想良謀？」鐵柱道：「汝未之思也。從之而遭誘殺，是身名俱損也。即不死而無可乘之機；幸而成功，執刀筆者謂已降敵，因不滿所欲而更叛之，將何所辯訴耶？若係小島之主，則可為之，於死中求生。今乃大國堂堂之將，且朝內奇才異能者不乏其人，智謀驍勇之士何勝屈指。節義而死，豈愁無執仇泄恨者乎？向聞西庶長云：『人生浮漚泡影，得所即死，切勿亂步』。今日方信此言之妙也。」雲霄諸人點頭歎息。

忽聞船內喊道：「艙板都漂浮起也！」原來牛達見嚴勃說鐵柱不動，立將嚴勃斬首，隨令熟悉島內水性的將官海鷗、海鵝領軍沒入，將鐵柱艙底絮眼放通，水漸冒上，船漸沉下。眾將士或持篙，或拖棹，紛紛赴水逃命。鐵柱安心待死，坐著不動。

忽然搭鉤由後到來，鉤住肩膀，雲霄慌忙撥開。又有搭鉤伸到，鉤住雲霄往下拉去。鐵柱神閒氣定，數鉤到身，腳底板浮，坐立不穩，加之餓久，力氣全無，正為擒去。雲霄被鉤，掙不能脫，乃拔刀自刎而亡。

鐵柱遭縛，見著牛達大罵「叛國賊種」，牛達大怒，令放前行，將鐵柱懸空吊起，著五十名軍士，分十次輪流鞭打，須待叫饒方止。鞭有兩個時辰，愈打愈重，愈罵愈高。牛達道：「且止。用火香燒之！」軍士割去衣褲，用火香亂戳，燒得皮爛血盡，渾身焦枯。住嘴不罵時，已無氣矣。牛達令拋於洋內，其屍不倒，立浮水上，逆潮向北而去。賊眾駭然。

牌行次早，只見快船紛紛而來，都係諸將報得沿邊城邑。

牛達逐次登記查檢，直到日暮，只無望真、新岸二處信息。想道：「趙世基、談古二人員才德優裕，然兵將倍於他處，如何不下？事有可疑。」差快船再去打聽。當晚筏到陽光灘邊，有船迎上牌來，卻係曉將哈裡丁，因同安得勝奪了陽光嶺，望見巨筏將到，自來迎接。細道得勝情由。牛達大喜，令會筵宴，持玉觥敬酒以榮之。

次日，同上岸，到得嶺頭，安得勝接見，牛達攜手入營。

得勝道：「今早探軍報到，有兵馬由青牛山後分往南北而去，俱係『韓』字的旗號。」牛達驚道：「係韓速領兵來也！」石猶道：「未必係韓速。他一人，如何兩處旗號都係『韓』字？此刻就係韓速，也不能避，只須得地利，便可制勝也。」牛達道：

「地利何在？」鐘圖泰道：「控制高峻，莫若青牛山。離此一百五十里，北通比山，南達滋榮。」石猶道：「似此利便，當飛往取之。遲恐為敵佔據也。」牛達道：「哈裡丁石猶、鐘圖泰、錢如山四將，帶裨將百員、精兵五千，前往據之。如有敵兵在上，必須奮勇奪來，不可有誤！」哈裡丁等得令帶齊兵將，如飛趕去，兩個時辰，早到青牛山下。望見上面旗旌飄飄，已經有兵屯紮。石猶道：「此山形勢控帶非常，可惜遲了！」哈裡丁道：「來遲，難道就罷了？況上面兵將無多，若不盡力攻取，空手回營，定然為人所笑。」鐘圖泰道：「且用戰書以誘之。他不理，再攻未遲。」哈裡丁道：「哪裡守得？」石猶道：「軍士行來，已經饑疲困殆。仍是先下戰書為是。」哈裡丁道：「爾寫！爾寫！令飛持去。」石猶修書，著健卒投遞。

又見探騎報：「南邊有『韓』字旗號大隊到也。」哈裡丁提刀上馬道：「且待我去抓得首級，回奪青牛山，以免在此閒坐。」石猶道：「只奉令取山，並未奉令截殺，多什麼事？」哈裡丁道：「這軍若不先除，使成犄角之勢，山更難鬪」乃帶五百騎兵如飛而去。

行到三十里處，只見一簇人馬不徐不疾而來，旌旗上果係「韓」字。哈裡丁高聲喊道：「姓韓的可將首級留下再去！」這簇人馬卻係冰珠巡寇的，因出關往南邊，第二日清晨飽餐前進。

忽有探騎報到：「陽光嶺已失，寇兵往西前進。」冰珠想道：「昨日青牛山崎嶇隘塞未有兵守，若被寇據著，則南北路斷，必須紮寨於上。」申報請命，乃令兵馬依舊回來。忽見有軍攔住，大吃一驚，只道係山已失了。看那高聲的將官，坐在馬上連盔高只二尺，開闊倒是二尺有餘。想道：「聞北沙人事，重橫賤直，今看來寇定係強敵。」乃持虎眼金鞭向前道：「矮畜，可報姓名，待俺回營好上功勞簿。」哈裡丁哈哈笑道：「斬汝這乳臭小兒，也算不得什麼功勞！」兩下逼近，刀鞭並舉，戰有一百餘合，哈裡丁道：「腳力不堪，更換再來。」各回營食息。

半個時辰，易馬出陣。又戰一百餘合，天色晚了，始肯分歸。

次日，飽餐上陣，哈裡丁使兩柄板斧，冰珠左手持金鋼琢，右手使虎眼鞭迎戰。五十餘合，哈裡丁架住鞭道：「馬上英雄，彼此皆知，今步戰如何？」冰珠自幼逐虎擒獠，非常矯捷，今聞哈裡丁要步戰，正中其懷，隨即應道：「馬上、馬下有何不可！」乃同翻身下騎。又戰半個時辰，冰珠將金剛琢劈面擊去，哈裡丁斧隔不及，將頭閃開，冰珠的鞭便從襠下挑起。哈裡丁躡身向上，用斧沉攔，冰珠順鞭往玻璃骨披去，哈裡丁受著，慌縮腳時，這條鞭復從襠中翻上，哈裡丁舉丸傷重拼命，雙斧劈下，冰珠閃開，回鞭擊倒在地，復認定胸前連擊。只見哈裡丁張開嘴來，血湧氣溢，登時命絕，五百騎兵飛奔而逃。冰珠斬了首級，領兵趕奔青牛山。

再說昨日小卒投書到山營外，軍士接了，呈上，鐵石拆開看時，係請即日交戰。鐵石道：「我眾聞知失去城邑，損傷兵馬，孰不膽寒？須待養足銳氣，接應到來，方可言戰。」郝瓏、游光起身道：「敵人慣於乘舟，今俱馳馬，山林險阻，非其所長。逼山而陣，有輕我心，且戰而後守，彼方不敢輕視。末將二人帶兵下去，見一陣來。」鐵石道：「明日戰罷，今朝累矣。」游光道：「我們到此已歇一宵，氣力還復，寇兵方到，其反不勞乎？」郝瓏曰：「游光之言是也。」鐵石付兵二千，兩將上馬出營。方珠道：「小子也去觀陣。」鐵石道：「須要擔心，遠遠看罷！」方珠答應上馬，隨到山下。

石猶等陣已排成，並百餘裨將分列兩旁。錢如山提拔風刀闖出陣前喊道：「不怕死的，前來耍耍。」游光挺矛驟馬接著。

鐘圖泰攜斧馳出道：「可再有會鬥的？」郝瓏使渾鐵槊，躍馬道：「取汝首級的來也！」斧、槊並舉，刀矛交還，真正棋逢敵手，高下難分。鬥有五十餘合，石猶在旗門下安上勁弩，認得親切，發機飛矢，正中郝瓏右肋，翻身落馬。鐘圖泰加上一斧，登時畢命。游光見勢不好，只得敗陣托矛而走，二將驟馬趕來。

方珠見敵將強橫，按納不住，取出兩柄金錘衝向前來，喊道：「不必追！小將軍錘到也！」錢如山舉刀就砍，方珠左錘挑開，右錘滾入，錢如山慌將刀柄攔隔，飛錘又到。連忙閃時，已將手指折斷三個，棄刀逃回。方珠追去，忽有飛矢射來，用錘撥落，認得係旗下射死郝瓏的賊將，乃舍錢如山，直入陣內捉鱗石猶丟弩使斧迎來，鐘圖泰背後趕到，方珠早已分開雙斧，攔腰抱過鞍來，回馬飛錘擊去，正中鐘圖泰面門，落馬而死。

陣前百十員裨將見石猶遭擒，圖泰喪命，紛紛敗逃，同時出馬搶奪，方珠只做不見。回到陣門，將石猶擊下，單錘向百十員將內殺來。諸寇團團圍住，上下四面都係攻入的兵器，這柄金錘使發，只見金光團團滾滾，並不見人，凡碰著者無不折傷，紛紛落馬。層層密密，打得稀稀疏疏，餘者逃回。方珠乃緩馬拾錘歸陣。

寇內仍有不服的道：「他只雙手，又非三頭六臂，難道輕輕讓他去麼？」話音剛落，欲報仇雪恨者千餘爭出。方珠再轉馬頭，不迎追來的將士，卻向敵陣內殺去，這邊追的人又趕回營。方珠如入無人之境，衝突縱橫，敵兵四散奔逃。然後尋著郝瓏屍首，令軍士抬回山寨。鐵石令將石猶心肝取出，梟下首級祭奠鐵柱、谷虛、武備、烏剛、郝瓏等不題。

再說牛達在嶺盼望望真、新岸兩處捷音，忽見錢如山奔歸，牛達驚道：「如何獨自回來？」錢如山下馬道：「小將到彼，先與郝瓏狠鬥，殺死郝瓏，即追趕游光。敵營衝出一員小將，使兩柄金錘，驍猛無比。戰得五合，右手中間三指俱被打斷。小將見勢兇惡，只得敗奔回來，請添兵將救應。」牛達道：「哈裡丁何在？」錢如山道：「聞南邊有韓字旗號兵來，他迎上截殺去了。」牛達道：「天色已經過中午多時，再起兵前去，如何能戰？哈裡丁石猶等自然紮定營寨，明日清晨下去不遲。」錢如山退往後營醫治。約有半個時辰，只見殘兵敗將，陣陣奔回，告訴石猶被擒，鐘圖泰被殺，裨將打死四十七員，五十三員莫不帶傷，兵士折去一千有零。牛達驚道：「鐵石武藝也只著中，此小將自何處來？明日且去會他。」當有軍士報道：「衛將軍已到營前。」牛達出位相迎。衛斯道：「小將、哈裡藻、石中、陳英杰，四出約會，共得兵士二十萬有餘，挑得精銳十二萬、健將千員，哈裡藻、石中領來，泊於黑蜂洲。陳英杰帶其餘八萬回島訓練。小將先來報知。」牛達道：「有勞辛苦。」衛斯問道：「所發令簽，可俱成功？」牛達道：「除望真、新岸，餘俱成功。今又接得招集精壯饑民數萬十餘萬不等，軍聲大振。」衛斯抓頭道：「新岸無關緊要，望真乃北邊大郡，趙世基謀而能斷，田受、陸倚熟練兵士，久不見報，少勝多負。可速遣猛將接應。」牛達令哈裡喇、羅括領兵五千，往望真接應。再將取不得青牛山、損兵折將的事說與得知。衛斯道：「聞武侯幼子名喚方珠，並龍街之子名喚龍峰，驍勇絕倫，此小將非方珠則龍峰耳。勇卻不足慮，鐵石平素最能持重，青牛山又極險隘，看來不能即得。然彼亦不能逾陽光嶺而北。為今之計，只好過葡萄嶺取北山關以為進路，或北山關另有名將鎮守，則踞葡萄嶺以斷望真歸途。望真若下，則嶺外二百餘里沿邊城邑可長有也。」牛達稱善道：「算無遺策，進退俱可。速點兵將前去，占住葡萄嶺，以便進退北山關。」衛斯道：「須要精兵猛將辦此第一件要事。」牛達乃令佟充壘麻裡賴、羅繼、曹航濟領飛騎五千作先鋒，令麻解賴、安得勝領兵三千接應，令苟新、施懷、郎勝祖守營，自帶諸將，同衛斯為後隊，下嶺往北進發。

次日到時，佟充策馬正欲上嶺，羅繼喊道：「佟將軍不可造次！那飄飄的不是旌旗麼？」佟充仍往前行，看那嶺隈藏著無數旌旗，旌旗中間一個「韓」字，乃退下來與羅繼道：「埋伏有兵，不可輕視，姓韓的旗號係什麼人？」羅繼道：「姓韓的係廣望君。怪道青牛山預先據住，這裡又有把守。今次起兵成畫餅矣！」正在歎息之際，麻解賴等接應的兵又到，見嶺上石峰大大小小磊磊成球，如葡萄樣子，光滑無立足之處，攻打殊難。乃紮定營寨，後軍亦到。

牛達、衛斯聞知嶺上已有兵佔據，方策馬前去觀看山勢。

忽有飛騎報道：「佟克特等攻取望真城，全軍盡沒。」正是：專心翹望捷音至，碎膽驚聞敗信來。

欲知其詳細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